

一个人要想走进安详,获得真幸福,首先要和天地精神相应。而“给”,就是天地精神。阳光、空气、时间、空间都是免费为我们提供的。有人收取土地出让金,但是大地本身没有收取;有人收取水费,但是水本身没有收取。为此,天才长,地才久。当年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里谁的境界最高,孔子的回答是颜回。因为他“不迁怒、不贰过”。孔子为什么要首先强调不生气呢?当年搞不清楚,后来突然明白了。人为什么会产生气?生气是因为自我被冲撞啊。人在什么情况下不生气?无我啊。那么,如何才能无我?利他差不多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。

我们且不要说像颜回那样基本消灭自我,就是尽可能地弱化自我,快乐也会成倍增长,因为烦恼和焦虑来自患得患失,而要消除“患得患失”,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得失心。而要去掉得失心,就要向天地学习。日月无言,昼夜放光;大地无语,万物生长。放光,又无言;生长,又无语。

当我们尝试着把能拿出来的那份财物给更需要的人,一段时间之后,我们对财物的占有欲就降低了。渐渐地,我们就能体会到钱财的得失不再对我们造成很大的焦虑了。同时发现把财物给急需的人更有增值感,这种增值感既是物质的,又是精神的。这样,附着在财物上的那个“我”融化了,另一个“我”诞生了,它就是本我。这时,我们就会明白,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“小”造成的,宇宙、苍生、人类、国家、家族、家、小家、本我、大我、小我,层层隔离,逐次成“小”。为了捍卫这个“小”,焦虑产生了,痛苦产生了。

可见痛苦是因为我们心的“小”。这是我的,那是我的,得到喜,失去苦。一个宝物,到了我家,我高兴,到

我们的祖先给了秋天两个最美丽、最有人情味、最有东方风情的节日——中秋、重阳。古往今来,多少文人墨客为它们留下美妙的诗句,让人心向往之。现今的重阳节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——老人节,这很符合老人们的心意。进入耄耋之年的我,已经享受到人们在重阳节给予老人的温情与关怀了。秋天的美景也让我思绪万千:花开花落、草木枯荣、生老病死,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手笔呵!生命的神奇、生命的价值,人的生与死……让我感慨万千。我在灯下写下了一段自己对生命的感悟:

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历程。死亡是生命的归宿,无论是贫是富、是伟人帝王还是平民百姓,无一例外。当一个人面对生机勃勃的万物,而自己已经衰老,有一天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,那时太阳照旧升起,历史依然前进,人类还是青春长在,自然会有一种依恋、怅然和无奈之感。

然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呵!其实我们能够来到人世间走一趟,是非常非常偶然的,已经是万分万分幸运了。自己能在人间生活过、奋斗过、奉献过、享受过生命的乐趣,品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,这就足够足够了。应该平和地对待衰老,豁达地过好暮年的每一天,泰然地接受生命的归宿。

在重阳节前后的两个不同群体的老人聚会上,我犹豫再三念了这段感悟,原以为人们在节日欢乐的氛围下,会不习惯这样的话语,然而却出乎意料地引起共鸣,掌声一片。

其实老人们对生与死的常理,内心都有,只是我把它当作皇之说出口了。老人们纷纷索要这段话。有位老朋友刚知得病而心头郁闷,她说现在好像好受多了。

作为老人,我一直让自己过好所剩不多的每一天:读自己喜欢的书(特别是经典),这是一种享受和滋润;阅报刊、听广播、看电视能与世界和社会相联;写作是心灵抒发的需要;和朋友交往、交谈、聚会是感情的需要;参观、旅游能开拓视野、丰富生活;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、为社会做点小事,自己快乐,别人高兴。适度地锻炼身体、合理饮食、心态平和宽容、家庭和睦等,能使疾病来得稀一点,衰老进展得慢一点,不至于太拖累家人和社会。当大限来临时,我将快速、毅然、有尊严地离去,使生命有一个完满的句号。

了别人家,我沮丧。但在“整体者”看来,放在谁家都一样啊。可见,分别越小痛苦越小,分别越大痛苦越大。反之,当这个“小”按照小我、大我、本我、小家、家、家族、国家、人类、苍生、宇宙这样的次第扩展,来自小我的焦虑便逐次削弱,直至于无。

可见,这个“小”是被“分别”出来的。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,通过把自我认同的财富、力气、智慧给予他人,我们的心量就打开了、扩大了,结果是,焦虑消失,安详到来。对于一个村落级心量的人,家的得失已经不会对他造成焦虑了,对于一个世界级心量的人,村落的得失已经不会对他造成焦虑了。而对于一个以“大整体”为家的人,已经不需要作“回家”想了,终极归属的焦虑自然消失了。

实践上一段时间,我们会发现,“给”的方式更加润物无声,比如一个公益倡导,比如一个公益访谈,比如给世人作一个好榜样,比如用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去给予,等等。

再实践上一段时间,我们还会发现,在给别人的过程中,我们有了力量感,还有包容感、温暖感、自愿感。这时,我们就懂得了什么叫“量大福大”。事实上,量大也会力大。我们才知道,真正的力量是与我们的心量对应匹配的,这大概就是古人讲的大则势至吧。

无疑,最根本的“给”是点亮他人的心灯,帮助他人找到本有的光明。在长篇小说《农历》中,我写到这么一个故事:盲尼夜行,观音菩萨让她掌灯避人,不料还是被一个和尚撞了个满怀,盲尼说,难道你就没有看到我手里的灯吗?和尚说你手里的灯早已灭了。盲尼当下开悟,原来任何外面的光明都是不长久的,靠不住的,一个人得有自己的光明。



现今,如果一粒药掉在地上,很多人都会拿出一百个不再吃它的理由。可是,曾经有那么一粒掉在地上的药片,却是无任何理由不吃下它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,抗日正遭遇艰难困苦。日本鬼子向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,新四军后方医院化整为零,分散到苏北海边。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居住在盐民的盐池和厨房畜舍里。所谓的盐池,是一个挖在地下几平米的大坑,在坑上离地一尺左右,支起木桩,盖上茅草做成屋顶。进出只能滑进爬出。台风、大潮汛常将屋顶掀翻,大雨、暴雨将盐池淹没,牛从屋顶走过,也会踏破屋顶,露出一个碗大的洞。尽管简陋,盐池还是胜于住在露天。医护人员在盐池里铺上厚厚的杂草,打造成床铺,伤病员就此可躺下养伤。

最困难的是,药品奇缺。新四军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药品,大部分是部队精干人员,化装成商人,到上海、南通、海安等城市去采购,通过地下交通運輸到根据地;有的通过药材商或诊所医生帮助购买药品;有的则是自己动手配制。鬼子的封锁,药品不仅短缺,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分散在各处的医护小组。每领一次药品,司药员要跑上几十里路,通过鬼子几道封锁线,一路上刀光林立,险象环生。真是带着性命去拿药。

许多书友对鲁迅先生著作的书影,对陶元庆先生的封面装帧艺术,表现出强烈的兴趣。有的书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,希望看到我收藏的陶元庆先生的书影。

我藏有鲁迅先生翻译的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(未名社出版的“未名丛刊之一”,1930年5月八版)。厨川白村,日本文学评论家。他开展文学批评后,潜心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说,注意文学与性,与潜意识的关系,但是,又拘囿于现实中的日本伦理观念,这种矛盾,使厨川白村深刻感受到了内心的“苦闷”。

厨川白村苦闷的时候,鲁迅也正在苦闷之中,那时创作的《野草》,正是他内心苦闷的展现。鲁迅将《苦闷的象征》译成中文后,便请陶元庆设计封面。那是1924年,陶元庆到北京游历,就住在鲁迅曾经居住过的绍兴会馆里。陶元庆很快就将封面设计好。鲁迅看后,十分满意,称其为这本书“披上了凄艳的新装”。

陶元庆的封面设计,用一个半裸的女性人体作为主体,她披着波浪似的黑发,用嘴舔着染血的武器,

有“弥勒佛画家”之称。袁可仪,也有着慈眉善目的面容和敦厚善良的性格,前不久他带着《弥勒佛》大型画册来访,让笔者美美地欣赏了画家笔下各种形态的弥勒尊容。他们脑袋肥硕,肚子滚圆,成天乐呵呵的,弥勒的慈悲与大

悲、知足与常乐、亲切与朴实……尽在方寸之中。它让我不由想起“大肚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;开口便笑,笑世间可笑之人”的著名对联来。“亲民”的弥勒,自古



许多书友对鲁迅先生著作的书影,对陶元庆先生的封面装帧艺术,表现出强烈的兴趣。有的书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,希望看到我收藏的陶元庆先生的书影。

我藏有鲁迅先生翻译的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(未名社出版的“未名丛刊之一”,1930年5月八版)。厨川白村,日本文学评论家。他开展文学批评后,潜心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说,注意文学与性,与潜意识的关系,但是,又拘囿于现实中的日本伦理观念,这种矛盾,使厨川白村深刻感受到了内心的“苦闷”。

厨川白村苦闷的时候,鲁迅也正在苦闷之中,那时创作的《野草》,正是他内心苦闷的展现。鲁迅将《苦闷的象征》译成中文后,便请陶元庆设计封面。那是1924年,陶元庆到北京游历,就住在鲁迅曾经居住过的绍兴会馆里。陶元庆很快就将封面设计好。鲁迅看后,十分满意,称其为这本书“披上了凄艳的新装”。

陶元庆的封面设计,用一个半裸的女性人体作为主体,她披着波浪似的黑发,用嘴舔着染血的武器,

人间妙品

董宏猷

在压抑中拼命挣扎。画面略带恐怖,暗藏无限悲哀,陶元庆还用了黑、白、灰、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闷的线条,来深刻地表现主题,表达“苦闷的象征”。

此封面一出,便引起强烈的反响。许钦文认为它“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”。因此,“五四”新文学书籍以图案为封面的历史,便

始于此书。在新文艺书籍的收藏中,自然显得十分珍贵。而且,这本书初版时,因经费所限,封面只好用单色印成。鲁迅觉得过意不去,于是,待初版售完后,又将自己的版税拿出,再版时,将封面由单色还原为复色。于是,这本书的两个版本,因为有不同色彩的封面,而成为收藏家的珍品,甚至被称为“人间妙品”。而我收藏的,便是复色的封面,当然也是“人间妙品”之一了。

鲁迅与陶元庆的往来,一直充

以来就为中国民间所信奉。袁可仪与弥勒结缘30余年,创作弥勒形态60余种,作画两千余幅。纵0.45米、长20米的《百态弥勒》

圆融慈爱画弥勒

恽南铭

图卷堪称其代表作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观后,欣然题词:“慈悲喜舍。”88岁高龄的广东云门寺法主和尚佛源为《弥勒佛》画册作序时,称赞袁可仪“把佛坛无缘大慈、同体

大悲的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,惟妙惟肖。”袁可仪却谦逊地不以为然,他对笔者说:“我手握画笔大半生,也曾在线条和色彩中纠缠和迷茫,而在与弥勒结缘之后,才消解了粗细的羁绊,摆脱了红绿的纠缠。”画心与禅心相融,袁可仪乃以虔诚之心去表现弥勒清风高逸、洒脱自然的性情,或慈或憨,亦庄亦谐,均成妙笔。

袁可仪的弥勒佛画充满灵秀和明快的

药品如此珍贵,医护人员宁可不要自己的背包和物品,也要保住药品。

薛联,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一位女医务员。当时在盐池的草铺上,她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战士查验伤口。此时,门口滑进一个发药的同志,由于下滑力的惯性作用,发药人还没站稳,手中的药就散落在草铺上。

“几粒药?”薛联问,“一共五粒。”发药

一粒药片

王苏凌

人答。那是白色的,名为“消治龙”的抗感染消炎药,被鬼子称作违禁品而严密封锁,十分稀少,非常珍贵。薛联立即和发药人在草铺上找了起来,还好,四粒药很快被找到了。

还有一粒药!她们继续在草铺上扒拉、翻弄寻找,没有,她们又搬开杂草、抖落,还是没看到。她们耐着性子,再次仔细地翻扒,丝毫没见一粒药的踪迹。接近半个时辰了,着急涌上心头,小小一粒药,能跑到哪里去呢?看到她们弯着腰,不停地翻动着杂草,脸上因焦急而淌出汗。伤员不忍心了,

满了温馨的怡怡之情,鲁迅曾多次赠书和宴请他,陶元庆更是对鲁迅执弟子之礼,不仅经常赠予画作,还经常赠送家乡的火腿,以及从西湖边采撷来的梅花。

陶元庆因病去世,鲁迅很是悲痛,拿出300元钱,托许钦文在杭州西湖畔买了三分多地,购了建筑材料,在陶元庆生前喜爱的西湖玉泉道旁为其造墓,题名“元庆园”。岁月沧桑,“元庆园”如今已不复存在,但是,西湖的梅还在,陶元庆的画,以及他与鲁迅先生的友谊,仍然如同西湖的梅花,年年,岁岁,永远清香。



诗二首

刘绪恒

钓源古村水中长廊仰天小卧

庐陵古韵碧波间,野老客游廊下眠。浮世空惜工部句,孤村却恐廉颇闲。皇皇高木栖啼鸟,碌碌群蜂入野田。莫向苍穹辨拱直,从来心境不由天。

遣遥行

陶诗才读两三篇,赢取山居百日闲。曾入云端寻古寺,又逢春雨洗凡颜。无忧方觉涧溪暖,心静不知砚石寒。难得人生惬意处,清泉一捧谢青山。



劝道,算了吧,别找了。

不行!绝对不行!这是一粒消炎药,也是一粒救命药。联想到许多伤员,就是因缺少消炎药,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惨死在她们面前时,薛联显得更为坚定和紧迫。她明白,那不是一粒简单的药片,它凝结了多少人的辛苦、艰险和鲜血,它能救治多少杀鬼子的战士。此时的薛联,双手在不停地翻动着杂草,恨不得把这些草一根根掂个遍,死也要找到那一粒药。可是,还是没找到。薛联她们开始把大个的草抖落、搬开,然后用筛子把剩余在底下的小杂草,一筛一筛地筛选。

突然,她眼前一亮,她看到了那粒药的身影,它被夹在一根小茅草茎与叶片当中,露出半个身影,像是在草中睡觉,叶片盖在它身上,悠悠惬意。

“你竟然在这舒舒服服睡大觉,把我们找得好苦啊!”薛联从草中小心翼翼地取出这粒药,把它紧紧地拿在手中,对它大声责怪起来。一阵快乐开心的笑声从盐池中传出。

薛联亲眼看着伤员把那粒药片吃下,这才放心地微笑离开。希望在她心中腾然升起。

十日谈

战地百合

非亲非故的姐妹们用自己的鲜血治好了他。明

刊《血脉亲情》。